夏

侯 茶

字雨澜

# 序

《大梦遗音》原名《遗音天书》，全四卷，原文为一种远古密文。该密文后由华胥榖逐一破解。华胥榖是唯一一位通读天书之人。据其笔记记载，此书实为上古神历的一部分，遗落人间之后，被榖拾得。华胥榖并没有对天书进行翻译，但却根据天书内容，实现了太乙大陆的统一，建立了华胥国。华胥榖一共活了380岁，无儿无女。他死之前，将《遗音天书》尽数烧毁，只留下一部琴谱《大梦遗音》。

尽管如此，华胥榖死后不到十年的时间，太乙大陆上的各方势力仍然视《大梦遗音》为得天下的秘诀，他们为了寻找和抢夺《大梦遗音》，陷入了混战，华胥国分崩离析，太乙大陆生灵涂炭。时间来到了太乙历5028年，这一年，太乙大陆终于结束了长达三百年的混战，进入了这样一个三国鼎立的局面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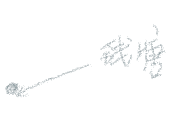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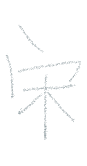
天下三分，如图所示。

九侯盘踞西北

妫国统治东北

宋国因长江天险偏安南方







尽管如此，各方势力对于《大梦遗音》的争夺，却仍在继续……

江湖传闻：有异象之地，或是《遗音天书》再现之时。

你是夏侯茶，

九侯国主的长女，年十五岁。

# 涤烦矶

涤烦矶是九侯国境内位于玉峰断崖深处的一处山谷。飞流激荡，久漱成渠。这里风冷水烈，幽致灵冥，是一处不可多得的灵谷仙境。此时的你，正盘腿坐在涤烦矶瀑布下的大石头上修炼【夏侯十九式】的功诀心法。哇啦啦的水泄声环绕在你的周围。瀑布飞流直下，击打到岩石上，掀起翻腾的巨浪。千千万万四散而逃的水雾，被你的真炁锁住，凝滞在你的周围，形成了一道月牙状的屏障。你在心中默念：

“气从意转，虚伫畦封；出有入无，荡浊泻清；九天九地，刹那历遍。刹那历遍……”

只听“噗”的一声，你顿觉嗓子一甜，吐出一口血来，丹田浊气直冲你的**灵府**注①而来，黄庭剧痛难忍……

你睁开眼，天旋地转。月牙状的屏障瞬间爆裂，变成了无数细小的冰针朝你的天灵盖砸了下来……

“呃……”

你倒下了。画面停留在水中倒影，熟悉的面容让你觉得陌生，眉心隐约可见一条赤红色的裂痕，丝丝黑气从中溢出。你又失败了！这该死的伤痕！

12 岁那年，你随白渊进洞元室研习草药，醒来后失去三天记忆。白渊说你不慎被毒草划伤眉心，可你总记得那日洞内有奇异金光。从那以后，你的眉心就多了这条焰状伤痕。而这里，正是你修炼内功的灵府所在。这些年，因为你眉心的伤痕，灵府始终无法修复，你的夏侯心法一直徘徊在天璇境八段，无法提升。

“难道终我一生都只能这样了吗？……”

你带着失落和痛苦，逐渐失去意识。

不知过了几时，你迷迷糊糊听到了师父的声音：“元神脱逸，识神虚轻。反白入浑，释其竞心。积静为雄，荡浊泻清。”

随着师父运气引导，你体内的浊气开始外泄，神智逐渐清明。没过多久，你就从刚才的恶境中走了出来。师父收回双手，藏入袖中，缓缓说到：“修炼内功，不可操之过急。多年前你的眉心突然多了一条焰状伤痕，你的灵府是受过伤的！虽然为师多年一直在帮你修补，可也经不起你这样折腾啊！今日起，放你十天大假，在这十天之内，不准练武。”

“那……练剑呢？”你一边从腰间抽出你的软剑霜天，一边调侃到。

只见师父摇了摇头，继而比刚才更一本正经的对你说：“澜儿，我族人人习武，武功对我们来说，就像吃饭喝水一样平常。可是……自从你爷爷创立【夏侯十九式】，唯有你一人学全了全部招式，可以同时持刀执剑，独立完成整套功法。这说明什么？你的天赋已经异于常人。而你又为何在这样天赋的加持下，还要如此虐练功法？”

见师父如此严肃，你只好收起刚才假意轻松的尬容，回望瀑布，负手答到：“九侯九族，其心不一。我若不努力，将来如何服众？爷爷的基业，九侯好不容易完成的统一，不能在我的手上土崩瓦解！”

“粗茶淡饭，一日三餐。山珍海味，一日也只能三餐。这个道理，你要明白。积跬步，至千里，并非一朝一夕。为师救得了你一次，救不了你下一次。若你真为我族考虑，以天下苍生为任，在你培养出合格的接班人之前，你就得给我好好的活着！懂是不懂？！”

“是！徒儿谨记教诲！”

# 涤心沼

你翻身上马，一路缓行，一边思索着师父的话，一边回忆今天练功的细节，寻找修复灵府的方法。不知不觉，就到了涤心沼。

突然一道绿色的影子从你的眼前闪过，很快，一柄金灿灿的利刃就出现在了你的眼前。你侧身一个闪避，踮起脚尖，飞身下马，抽出腰间软剑就迎了上去。

一绿一红两道身影，在涤心沼的门口过了几招之后，一个年轻男子的声音出现了：

“我拜托你们俩别动不动就在我家门口比武好吗！我家竹门都被你俩砍破多少回了！”

说话的这位白衣少年，便是这涤心沼的少主人，白渊。白渊年长你五岁，总是以大哥的身份自居。见你俩停止了打斗，他又摆起谱来：“白氏医庐，向来是治病救人的地方！你们却总在这里打打杀杀！我要向国主请个牌子来，挂在这里‘此地禁止比武’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“哈哈哈哈……”

绿衣男子和你一起笑了起来。

你收起自己的剑，转头问那绿衣男子：

“小师弟，今天怎么到我白大哥医庐来了？不用练功吗？”

那绿衣男子也收起了手上的短刀，笑着说到：“师父只肯教我【夏侯短刀九式】，想来定是因为我不是夏侯家的人！不如，我入赘夏侯家族可好？这样我就能学那剩下的半部剑谱了！”

“哈哈哈哈……陆羽！我可爱的小师弟！你怎么生出这种心思！当心被你爹骂死！你要入赘夏侯家族，到底是看上了哪位小姐？我倒是愿意帮你们撮合撮合！”

“当然是澜儿你啦！除了你，我还能看得上谁？”

你对陆羽的调侃，付之一笑。因为你心中绝对明白，这是陆羽的玩笑话。他不过就是想学夏侯的软剑九式而已。但此时站在你身边的这位白大哥，可不是这样觉得的。他一个箭步挡在你面前，就把陆羽往门外推，一边推一边说：

“哇塞塞，我们真是要多谢你抬爱！我妹澜儿那是什么人都能娶的吗？快走快走，涤心沼不欢迎你！”

你看白渊那个架势，似乎是真的要把人家赶出去了。连忙打圆场：“婚姻大事，从来不是我们可以做主的。不过，某人若是想学个一招半式，我还是愿意教的。”

陆羽一下子来了兴趣，伸长了脖子笑着说到：“师姐，那我们现在就去吧！”

你摇了摇头，说到：“今天不行。我答应了白大哥，帮他整理草药。过几天吧，好吗？”

“行，行。明天，明天好吗？我们在玉峰见？你带上【霜天】，我带上【白虹】！”

“你就那么着急学剑吗？短刀都没学好！”

陆羽突然有点脸红，憨憨说到：“我这白虹剑跟你那霜天同是当年师父所赠，你的霜天剑穗子都磨秃了，我的剑都没出过鞘呢！怎么叫人不急啊！”

“好吧好吧，明天上午，玉峰见吧。”

陆羽抬手向你做了一个一言为定的手势，就离开了。这时候，白渊转身回头，双手抱胸，严肃的盯着你。你被他这眼神瞧的有些不自在。正欲进屋，手腕却被他拉住了。心虚如你。白渊抓着你的手腕，一来二去，脸色愈发凝重。你大气都不敢出，直到他开口到：

“谁叫你帮我整理草药了？又拿我做挡箭牌是不是？”

你朝他露出尴尬一笑：“呵……呵……”

“你是练功冒进又伤了自己的内息！”

“放心吧，师父帮我调息过了。说是十天不能练功。”

“那你明天还去教他！从小最受不了你这种逞能的样子！”

“嘻嘻，这不是有你嘛！今晚我住这儿哈！”

你一边说，一边往内堂走去。你知道白渊肯定有办法让你尽快恢复状态。

* + 1. **灵府者，精神之宅也。对练武之人尤为重要，是内力汇聚之所。由此可见，夏侯茶的灵府在她的两眉之间。**

# 玉峰

第二日，你如约前往玉峰。这一次，陆羽破天荒的失约了。

你在梅花树下，捡起他的发带。又在不远处，捡起了他的腰带。腰带已经断了，你从腰带中，抽出他的佩剑白虹。可怜白虹，从未出鞘，便已夭折。

一阵风吹来，吹落梅花阵阵含香。

一阵风吹来，吹起锦书残片半张，上书：雨霁澜馨，渐之羽鸿。

陆羽就这样莫名其妙消失在了玉峰。

随后你的父王以及他的父亲开国公陆天珺，多次派军队搜索，你们几乎翻遍了梅岭山，却始终没能找到他。

你命人重制了你的腰带，将白虹和霜天佩在了一起。多年后，你还是经常会去陆羽当年失踪的地方，用白虹给他演示一遍夏侯软剑九式。

他，是你的师弟。你们五岁起便一同习武，相伴十年。你的人生还在继续，他的人生，则永远停留在了十五岁，在玉峰。

# 广陵宫之变

九侯有九族，陆羽的父亲陆天珺，是陆族大长老。九族之中，唯有白氏一族，为巫医族。相传其族人医术乃自神授，不仅可以医人，更能治神。因为巫医的力量过于强大，白氏第一任长老们便立下宗法：白氏全族，终身不得从政，不涉世事。除去白族之外，还有陆、韦、广平、胡、伯翳、赢、虞七族。

令你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就在陆羽失踪仅仅半年之后，陆天珺就带着韦、胡两族举兵造反了。与此同时，赢、虞两族长老在听说陆、韦、胡造反之后，撕掉了当年立下的同盟书，表示不再臣服夏侯，要自立为王。广平和伯翳两族虽然暂时没有动静，实则是在观望。霎时间，九侯重新散成了一滩沙。

这是你最不愿意看到的场面，它真真切切的发生了。但真正的王者，要得到他想要的东西，从来凭实力，而不是靠别人拱手相赠。你派弟弟夏侯扶苏去调查陆天珺谋反的原因。得到的结果，与你的预想不谋而合。陆天珺被人威胁了。威胁他的人，正是宋国的首相嵇伏。威胁他的筹码，则是陆天珺唯一的儿子——陆羽。

你将查到的线索一一上报，并且同时开始了你的反击行动。你知道，夏侯最大的优势是武功。九侯九族，若凭单打独斗，没有人能够打得过你。你决定来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！

你用最短的时间，一一潜入了其余六族长老的家中，带走了一些必要的人。没错，你把六族长老的子女，全部控制了起来，交由夏侯扶苏看管。你又一一“请”七位长老，来到了你的广陵宫。

当日在广陵宫内，具体发生了什么，没有人知道。三日后，陆天珺自刎于家中。得知这个消息之后，你知道你赢了，但你赢的一点也不开心。你的心是痛的，百味杂陈。政治的残酷在于成王败寇，功成骨枯。事实上从陆天珺公开造反的那天起，他的结局就只有两个：赢，活。败，死。他知道的，但他还是那么做了，不为名利私欲，单单为了他的独子陆羽。就凭这一点，你就敬他是条汉子！

你再一次去到玉峰，在陆羽当年失踪之地，舞了一遍夏侯十九式。最后一招时，你收起臂钏蛇吻，划破了自己的掌心。一片殷红之下，你把陆羽和陆天珺的血债记到了宋国嵇伏的账上。

“陆叔叔，小师弟，雨澜在此歃血为誓：你们的仇，陆族的仇，我来替你们报！”

# 颍川会战

陆天珺死后，宋国一直很安静。相反，东北的妫国却一直在边境叨扰不断。终于，在重新稳定九族之后，你的父亲决定出兵攻打妫国。颍川，是九侯和妫国接壤处，唯一的一条可通行山谷，因为颍水而得名。它是两国交战首要的战略必争之地。而你，主动请缨，成为了这一次攻打妫国的主帅。

与此同时，你听说妫国派来的大帅是一位传说中的神将——麒麟君。

麒麟君，人如其名，据说是一位会召唤麒麟神兽杀伐助威的神将。自领兵起，跟你一样，百战百胜，从未失利。如果人生要找对手，麒麟君才配得上做你的对手。两位常胜将军对战，究竟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结局呢？你很好奇，甚至有点儿期待。在这场注定了你死我活的战争中，他究竟需要你拿出几分的实力呢？

翘首期盼的日子，终于到了。你们相约阵前一面。

那一日，狂风盘旋，黄沙逼眼。尘雾茫茫中，缓缓骑马走来的，是一个昔日熟悉的身影。多年心结！岁月和黄沙，都不曾侵蚀这位少年的温容。他！是！陆！羽！

天意弄人！你用颤抖的手，欲从腰间抽出白虹剑。瞬间，一只麒麟的幻影出现在了你的面前。麒麟抬起爪子，打掉白虹，也咬伤了你的左肩。你瞪大眼睛看着陆羽。为什么？？？你在心里打了无数个问号。然而，陆羽却好像并不认识你。他看见白虹，露出了疑惑的神情，同时伸手召回了他的麒麟。在阵前这种战马呼啸的场景下，他用了一种异常严肃的口气问到：

“我好歹也算个人物，你堂堂九侯神将夏侯茶，竟然用断剑吗？难道我跟我的麒麟，还不配你出正常的剑？”

他不认识白虹！你心中的疑惑更甚了。这仗，还打不打？这仗，还怎么打！

此时此刻，你的肩头开始流下黑色的血液，原来他的麒麟有毒！怪不得这些年麒麟军所到之处，一马平川。你见昔日单纯少年，多年后竟变成这般杀人魔王！是谁，叫他变成了这般模样！是谁！

麒麟之毒，如烈火灼心！痛失师弟之情，今日才涌！

你不可以枉顾九侯十万军人的生命。只要有麒麟在，这仗就没法打。

你转身回营，你下令撤军。

# 冰火一梦

你运功努力压制麒麟之毒。眉心灵府的红色印记越来越深。好不容易熬到了涤心沼，就在你看见白渊的那一刻，你卸下了所有防备。

“噗……”

大量黑色的血液喷溅到白渊衣襟，你最后的感觉是他用手捂住了你的眉心。恍惚中，听到白渊对你说：“对不起，澜儿！如果不是因为我，你的灵府就不会受伤！如果你的灵府没有受伤，这点毒又怎么能将你伤成这样！”

你努力想开口说话，想告诉白渊你中毒跟他没关系。但你就是醒不过来。你在黑暗和混沌中不知挣扎了多久，才从凌乱不堪的梦境中回到现实世界。

“白大哥……白大哥……”

你喊了几声，无人答应。你艰难起身，浑身疼痛酸伐。你看了一眼镜子中的自己，眉心似乎被敷了草药，额头此时正被一条红色的带子绑着。你脸色发红，唇色降紫，浑身燥热，看来麒麟的毒，依然没有解。

你打开房门，守在远处的侍卫看见你，突然吓得面如土色。你示意他上前，却见他转身欲逃。于是你一个飞身就落到了他面前。

“你逃什么？！我的样子有那么吓人么？”

“不，不……”

“去叫白渊来。告诉他我醒了。”

只见他扑通一声就跪倒在你面前。完了！你的心一沉。这可是素日里跟着你的亲兵，从来没见过他怕成这个样子。你清了清嗓子，开口到：

“怎么回事？说吧。”

对方依旧不答。你只好再次开口：

“现在说，饶你不死。等我自己查出来，你必死无疑。”

“是，是，是，是这样的，大将军前日毒发，如着魔一般，白医师被你伤了，我们几个为了救下白医师，也被你伤。我是伤的比较轻，因此在这里候着。其他人，其他人，其他人……都在旁边疗伤。”

“白渊现在怎么样？”

“他，他，他，慌乱之中，他不见了。”

“他能跑，说明我总算伤他不重。你也走吧，你带着他们都离开这里。”

你不希望自己毒发时再伤害到任何人。你写了请辞书，遣走了所有人。

那一日黄昏时分，你伏在马背上，往深山走去。想去一处无人之境等待自己最后的归期，随便它把你带到哪里去都好。只是，你没有想到，它竟然把你带到了玉峰。可能是你这些年独自去玉峰悼念陆羽的次数实在太多了，导致你的马以为你独行出门，就是要去玉峰。

想起颍川一面，你的心中百感交集。最后停在玉峰的悬崖边，你知道，动物的本能，让它不可能继续前进了。你从马背上下来，抚摸了它的脖子，拍了怕它的背。你与伴随了你多年的战马【黄龙】，做了告别。

你独自躺在崖边，看天，看地，看这个世界。你一生戎马，似乎从来没有停下来好好欣赏过这些景色。你微微一笑，原来在你最后的日子里，你忽然之间拥有了江山无尽的美景，这或许不失为命运对你的一种成全。就在此时，你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扯你的头发。还来不及反应，你整个人都被那个力道扯下了悬崖。

“啊……”

“啊……啊……啊……”

也就那么几秒钟，你感觉自己落到了水里。等你再次醒来，天已经黑了。你睡在一些干草上，旁边还有一堆篝火。篝火映照出一张冷俊清容。白天拉着你的头发把你拽下悬崖的人，此时正半裸着上身，端着一张破琴在勾弦。如果不是他那端庄的仪态和干净的琴声，这一幕在任何人看起来，都会以为是一个精神出现问题的叫花子在发神经。

“我是该感谢你救了我，还是问罪你缘何偷袭与我，拉我坠崖？”

“白……白……天不好意思。我……我……我……”对方是结结巴巴，欲言又止。

“看你着装，应是宋人。舞文弄墨，吹箫弹琴，果然是你们的风格。就算在这种时候，这种地方，衣裳都没了，还能有如此风雅。”

见你如此一说，那少年的脸刷一下红了起来。

“对，，对不起，，我，，我，，你，，你的衣服，，我……我实在是没办法……”

虽然对方语无伦次，连一句整话都说不利索，但也不妨碍你理解其中意思。你下意识往自己身上瞧了瞧，这大概是你平生第一次穿宋人的衣服。

“哈哈哈哈”……你突然大笑起来，“将死之人，还会在乎这些？！九侯本来也不讲究宋人那些迂腐礼数。”

你告诉他自己中毒命不久矣的事情，也从后面的交谈中，知道了他到这里来的原因。原来，他是来找神树白香枯桐木做琴的。他找到神树之后，就在它附近找了个有水的地方搭了个简易的茅屋作为他的制琴室。自己平时就睡在你现在躺的这个地方。

“所以你是宋国的斫琴师吗？”

“没有没有，还在学习，怎么制琴。”

“这里可是九侯国境，看你样子，是偷渡的吧？”

被你这样一说，对方表情复杂，愈发窘迫。凭你多年阅人经验，看得出这个人绝对不是什么做奸细的料子。而且混成这样衣衫褴褛，估计在深山幽谷里时日已久。你也不再多想，翻身继续休息。不过，很快你就毒发了。你感觉身体越来越烫，周身被紫红色的火焰包围，无法脱困。就在你感觉到自己的灵魂濒临溃散的时候，突然有人把你抱起，投入冰川之中。凉意从你的每一寸肌肤渗入，好舒服……

接下来几天的时间，你始终处于这种冰与火的交织之中。偶尔意识回转，你会听见琴声。琴声不急不躁，清逸缓行，似乎一个温柔的怀抱，安抚了你燥热不堪的灵魂。

“嗯……”你微微动了一下，醒过来了。这时候，你才清楚的感受到了那个怀抱的真实。他的双手紧紧束缚住你的身体，你们正躺在一个四周都渗着液体的狭小空间内。光线很暗，你看不清他的脸，只听他的声音从你耳畔传来：

“你不烧了。我们回去吧。”

“这里是哪里？我们怎么会在这里？”

听见你的回答，他一下子坐起，但空间有限，他又跌回到你的身上。四目对视，身体相贴，你的心口突然升起一股异样。

“这里是白香枯桐木的树芯。这种树遭遇伤口，会分泌汁液自动疗伤，我猜想会对你的伤口有帮助。于是我先拿了一些在你的伤口上试了一下，真的有用。因为你需要的量很大，所以我索性在树上挖了一个洞，你毒发的时候，就把你带到这里来沐浴此露。”

“我是问我们怎么会在这里！重点是‘**我们**’！而且，为什么会……”

伴随着你的提问和戛然而止的羞涩，他的呼吸突然急促起来，但是树洞很小，也没有什么伸展的空间，他只能继续维持这个姿势，吞吞吐吐的说到：

“你不是说你将死之人，不在乎那些么！你……你不在乎，那我……我也没什么好在乎的。”

这都是哪跟哪儿啊！他解释了半天，你才弄清楚：原来，你毒发的时候，浑身滚烫滚烫，皮肤都会烧红，这时候那些神树的汁液就会自动蒸发，那样就没有效果了。所以他只能用自己的身体替你降温，顺便，也方便给你涂汁液。

“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你把我全身上下都摸遍了是吗？”

“你不是不介意嘛！”

“我是不介意上次，我没有不介意你天天这样啊！”

“大不了等你好了我们出去，我娶你啊！”

“什么叫大不了啊！什么叫大不了！你给我说清楚！”

“诶，是你强迫我的好吧！一个女人，中了毒力气还那么大！”

他一边说，一边替你穿衣服，背你回了茅屋。之后他就一直进进出出的不知道在忙什么。你喝了他煮的鱼汤，又昏沉睡去，时近黄昏才再醒来。他见你醒来，兴冲冲的跑过来，说要给你看个东西。然后，你就看见他从背后掏出一支紫竹短笛，笛尾刻了【清逸】二字，上面还挂了一撮奇怪的流苏。

“这什么啊！”

“这是我们的定情信物啊！”

“你胡说八道什么啊！”

“我没有胡说八道，我说了要娶你，就要娶你的。你看，这是我们俩的头发，这是你的发带。”

“谁让你解我头发的？”

“你发带早断了好吗！我爬了半天才从悬崖峭壁的枯藤上取回来的！”

“你神经病啊！为一条发带，值得吗？你谁啊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看看我身上大大小小的伤！我中的是什么毒你知道吗？我没几天活头了！你跟谁成亲啊？跟鬼啊！”

“怎么不可以啊！鬼也可以啊！”

你觉得这个宋人非常的奇怪，但同时，你却对他有着一种情不自禁的亲切感觉。你沉默下来，端着紫竹笛后面那撮头发，摸了又摸。

他继续说到：“我叫嵇恒，因为生来多梦魇，被父亲赐字淑夜。我自束发起，就经常梦见你倒在我的怀里，常常因此发癫。他们都觉得我有失魂症，父亲找来了医圣白翀景，他跟他的儿子治好了我的症，治不了我的心。我从十二岁那年认识你，你就是我的鬼。我们在梦里一起成长，我多希望我可以保护你，在你每一次受伤之前，挡在你的面前。”

嵇恒，这个名字怎么这么熟悉，你似乎在哪里见过。而且，他认识白渊和他父亲。你努力的开始了自己的回忆。就在你恍惚想起来自己在哪里见过这个名字的时候，嵇恒突然紧紧抱住了你，你感觉到他的身体在颤抖，同时你看见了他耳边的牙印，和脖子上深浅不一的抓痕。

“这莫不是我毒发的时候咬的？”你在心里嘀咕道。你抬手轻轻的触碰了一下那些伤痕。

你想起来了。如果同名同姓算巧的话，连表字都一样那就实在是概率太低了。想起他的仪态和他那身衣服的做工面料，不会错的，此人十有八九是宋国首相嵇伏的长子，现任的礼部尚书嵇恒。据说这个尚书前阵子莫名其妙的失踪了，还差点儿引发外交危机。好么，原来是在这里当野人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嵇恒始终彬彬有礼，跟你保持着合适的距离。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做琴，就是在弹琴。有一次他弹了一个你似曾相识的曲子。那个曲子，从那个旋律传入你耳朵的那一刻，你曾经的梦境回来了！

你愣住了，混乱的思绪，和逐渐清晰的梦中客的面容！是他！你梦中之人是他！

原来，这些年来，一直支撑着你的精神世界的那位弹琴的神，是有容貌的。原来，他做人的时候，竟然那么可爱，拿了一支短笛，就要跟你私定终身了。

哎……！你在心里默默叹气。余生苦短，情丝苦长。你只能无数次地说服你自己：他跟你那位梦中客再像，他也不是他。这是在现实世界！你是九侯王族，他是宋国栋梁，你们之间根本是毫无可能的。大限将至，你会选择远离所有在意你的人，独自面对。这个选择，你已经做过一次。没想到，你还要再做一次。其实，不管经造访你梦境的人是不是他，从你第一晚听到他弹琴起，你的心就已经动了。怎奈何，双方是这样的身份，相遇又是在这样的时间地点。你只能选择再一次离开。

你曾经历万水千山，不及林中沼泽一潭。你曾俯视大千世界，不及洞中温存一夜。晨曦的微光中，你带上紫竹笛离开了茅屋。你没有留下只言片语，你要的是他从此将你忘记。

# 白渊辞行

你用最后的功力，飞出山谷，再一次回到了当初掉下来的地方。你倒下了，太阳升起来了。你眯上双眼，感受到崖边的微风，恍如隔世。

你以为这一次，真的要跟这个世界再见了。但是，命运却跟你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。失去意识前，你看见白渊正骑着你的战马黄龙，缓缓向你走来……

“白大哥……”

“我带了解药。”

你服下白渊的药之后，很快就清醒了。同时，白渊告诉你，自从麒麟君得到颍川之后，他便在颍川大量增兵。不止如此，宋妫两国还新增了一条海上航线。

宋妫通航，宋国的钱+妫国的兵，他们这是要联手！

九侯疆域，岌岌可危啊！

自你康复之后，你为找出一条制衡宋妫的对策，与其他七族长老们日思夜磨，终日不得闲暇片刻。但是，所有的问题，最终都集结到一句话：

**要制宋，必先制妫，要制妫，必须解决麒麟毒。不然纵使九侯千军万马，在那毒兽麒麟面前，根本不堪一击！**

如果，麒麟君就是陆羽，那该有多好！

如果，麒麟君不是陆羽，那你必须除掉他！

就在你纠结于此，痛苦不堪的时候，白渊突然来了宫里，向你请辞。他说他已经找到了制约麒麟的方法，他要进山寻找一种香草，配制一种合香。麒麟闻到这种合香，便不能靠近。白渊的眼神，相当平静，他的语气，胸有成竹。你忽然希望他不姓白，这样，他就一定能在政治舞台上有一番作为。你点头微微一笑。白氏不问政治，不涉世事，如今白渊竟然愿意为九侯做出这样的选择，你由衷感到欣喜。

# 微服钱塘

白渊走后，你收到风，宋国的国都钱塘，突然出现大面积瘴气，宋国正在寻求能人异世前去除瘴。你想起那条关于《遗音天书》的江湖传闻，你决定微服前往一探究竟。

大约半个月后，你来到了钱塘唯一的官方驿站：吟潮驿。

找DM私聊，换取随身物品：地图、景点概要、金子